

# 書城挹翠錄

九三老人顧廷龍題



沈津•著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Shenhuike Xueyuan Chubanshe

# 書城挹翠錄

九二考人頤庭龍題

沈 津•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之 義

封面设计 闵 敏

**书城挹翠录**

沈 津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星海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6 字数 330 千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0618—182—2/Z · 85

定价：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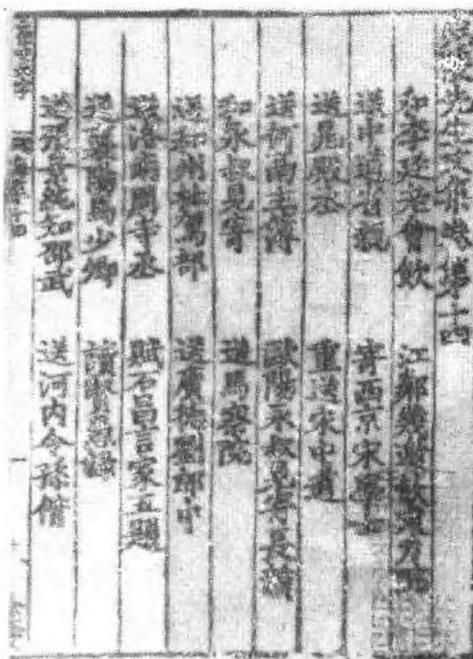
**谨以此献给我的导师  
顾廷龙先生暨吴文津先生**

---



1994年12月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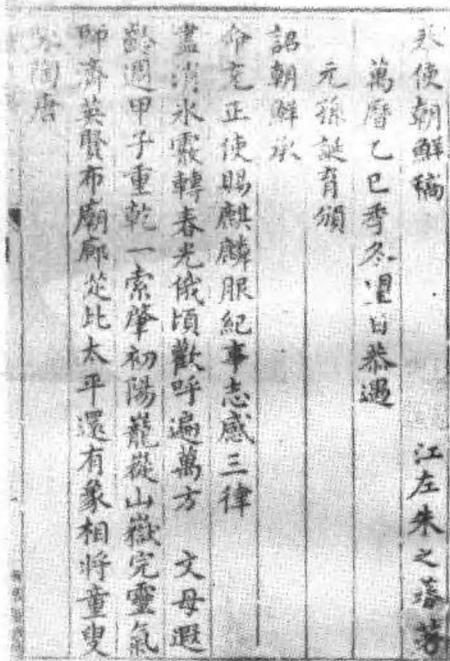
- 宛陵先生文集/宋刻本
- 农桑撮要/明弘治刻本
- 奉使朝鲜稿/明万历刻本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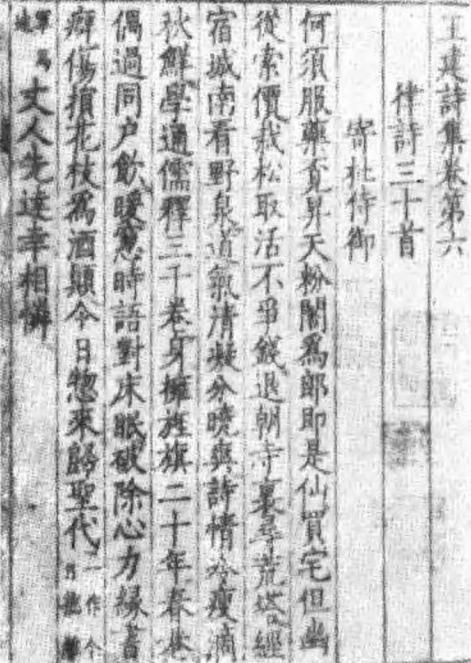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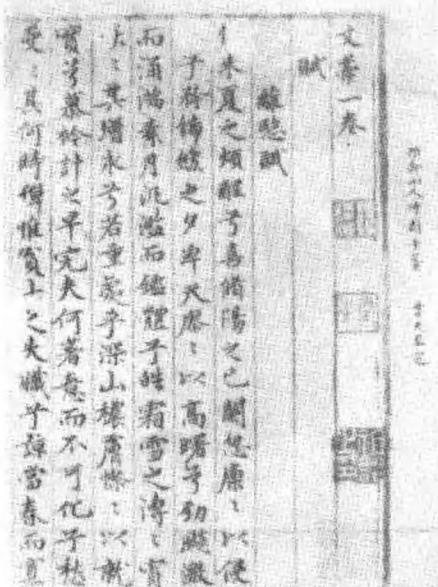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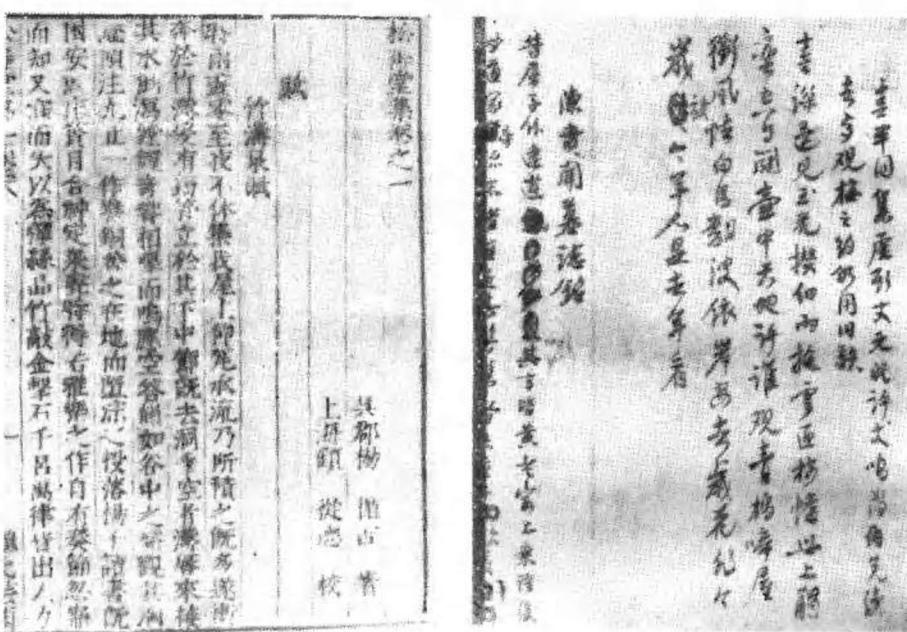
- 1 王建诗集/宋刻本  
 2 顺斋先生闲居丛稿/元刻本  
 3 俞仲蔚文稿/稿本



1



3



1 松筹堂集/明活字印本  
2 高攀龙诗文/残稿/稿本

## 《上阳春》(代序)

沈津同学，天钟才华，精研流略之学。猥与同舟卅年之久。奋发海外，申其志业。为文数千篇，攸待名山之传。先取频年述作辑为《书城挹翠录》行世。承命赘言留念，顾以耄年昏陋、拙不成文，爰缀俚句，聊以报命。一九九五年十月潘景郑识，时年八十有九。

卅载共事，风雨图书府。流略既精研，最羨君，英年腾誉。积勤经久，回首忆前塵，许同道。得切磋。幸记忘年侶。

频年航海，奋翼高飞举。簿录拟传经，等闲看，琳琅盈緝。书城挹翠，早见名山远，謬謗陋。慚义途。忘年斜阳暮。

——调寄上阳春

## 序 言

王多闻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室主任沈津先生撰写的《书城挹翠录》，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作者三十多年来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积累，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

《书城挹翠录》共收书志三百篇，约三十万言。其中所选之书，主要为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的藏书。这种以“书志”的形式问世的图书出版得很少，国内各大图书馆迄今尚无一本馆藏书志出版。就此意义上说，本书的出版对我国图书馆界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书城》取材的对象是以难得的、罕见的为主，且重抄、稿本，尤重未刻本，不甚着眼于宋元旧本，因为它们的学术价值更高。所以在这三百种书中，稿、抄本几近三分之一。兹举一例，1986年作者曾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见到一部《沅湘耆旧集续编》，这是一部鲜为人知的未刻稿本。原《沅湘耆旧集》刻出后，影响甚远，特别是三湘人士。而邓显鹤这一续编之举，尤为惊人，因为续编收入的人物较前更多，特别是小传，所记多为它处所查不到的人。稿本未刻，弥足珍贵。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每篇书志都写得较详细，既有全貌，也有主题揭示；不仅记录书名、作者、规格、出版年代等基本资料，还作了比较研究，包括书的存藏、流传状况等等。如此非同于一般的著录形式，它可以直接为读者和专家所利用，免了广稽深钩之劳，使书发挥了积极的参考作用。当然，类此书志昔已有之，若雷梦水先生

的《古书经眼录》就是一部颇有价值的书志专著，但失之过简，少者仅二、三十字，最多不超过四百字，而《书城挹翠录》多则有二千字者，少者亦有八百字左右，并较前人多有发明申义。

比如吴騤稿本《尺苑》，藏上海图书馆，是荟萃古今尺度沿革的综合著作。书志作者介绍此书，有两处做了精确的简述：第一，此书是集尺度大成之作，对学人研究历史上的量器、尺度大有参考价值；第二，指出比较系统地研究尺度沿革、使用近代的问题，康雍以前，研究尺度者鲜有其人，乾嘉间有翁方纲、孔继涵略有述及，道咸以来则有吴大澂、王国维有所建树，而民国之后的罗福颐则迳自认为王国维是为古尺有专录之始，其实他们都未曾见到吴騤的稿本。经此点化，其源流已清晰可考矣。

又如明嘉靖刻本《针炙问对》三卷，汪省之撰，书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印，系四库底本。但此书各种书目皆作汪机撰，似乎不是大问题，但书志作者还是根据汪机十四代孙汪瑞泉抄本《祁门朴墅汪氏通宗世谱》上记载：机为“之”字辈，家谱中以“省之”徘徊，“省之”即“机”之字。“省之”、“机”字之辨，或许并不重要，然经此考订却确立了嘉靖刻本《问对》的版本价值，同时补充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著录的疏漏。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汇编工作，沈津与吴田易两位先生主持经部，我与柰星先生主编史部，当时沈津先生曾说过，各馆送来的善本卡片著录中未把“钤印”规定在内，是一种失策。此话记忆犹新。今看书志，凡有钤印，一一照录，罔有缺遗，此正作者之苦心也。如收藏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元刻本《易本义附录纂注》就有钤印“慎独斋”、“薦北李氏”、“东海郡图书印”、“云间徐地”、“张子望文房印”、“汪鱼亭藏阅书”、“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记”等十八方，似此则本书志收钤印之数量可观矣。钤印的功用不仅可印证藏书价值、流传情况，同时，它本身就是艺术宝库中的一个家族。

《书城》还有一个特点是精确细致，遇有版本鉴定有出入必细心加以纠正。如存藏在美国普林斯敦东方图书馆的《昌黎文式》，该馆作明抄本著录，其根据是书后黄淳耀手跋中有“岁在丁酉，应试京都”之句，而黄某为崇祯进士，“丁酉”乃万历二十五年，黄某却生在万历三十三年，不合；后一“丁酉”则为顺治十四年，此时黄已去世十二年了。书贾信手胡编，以至於此。作者还鉴定了此本楷书极精，明人抄本绝无此种字体；纸皆被染以充旧，以人工针锥伪饰虫蚀，实实在在的是一部清抄本。凡此作者皆悉心地一一予以订正。

沈津先生从事图书馆工作三十余年，曾走访国内外许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仅经眼的宋元明清善本、抄稿本不下二万余部。长年漫游书海，勤于积累，学识见深，斯于《书城挹翠录》可见一斑。

我与沈津先生相识于 70 年代末，是忘年之交。对于他的钻研精神及版本学上的成就甚为赞佩，并且为图书馆学界有这位刚届知天命之年的后继学者备感欣慰。

大连风景秀丽，气候适宜，虽入盛夏，仍凉爽可人。今春四月，海外来鸿，沈津先生年内将出版《书城挹翠录》并属序于我以广同好，每念故人之情深，时感云天之迢迢，遂欣然命笔。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  
于大连图书馆

## 自序

收在这本小书中的书志，共三百篇，是我从事古籍整理、编目、鉴定、研究工作三十多年的一个小结。这些书志大多写于1987～1992年，有的曾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文献》、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的《图书馆杂志》、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书目季刊》、香港《九州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过。

1961年，我从师于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研习图书流略之学。同时，受教于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三位先生都是中国当代版本目录学的名家。那时《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初稿）开始编纂，我在协助三位先生工作之时，学习辨识各代版刻以及明清名家的批校题跋和各种钤印，我几乎把馆藏古籍善本全部都翻看了一遍，包括敦煌写经、宋元明清各代刻本、抄本、稿本、校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等等。我以为，这种实践是在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讲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至今我十分怀念那段时光，既钦佩顾师和潘、瞿二先生的道德文章，又感激他们无保留地谆谆以教、提携后进的可贵精神。

“文革”劫难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新生。由于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要尽快地把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指示，古籍版本目录之学又获重视。我有幸参与此项盛举，并在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八年实践工作中，我能时时向编委会中的前辈学者、专家请益，又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我曾先后忝任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专司特藏以及古籍善本书管理之职，前者和后

者都是世界上负有盛名的图书馆。前者是大陆执牛耳的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仅次于北京图书馆；后者是美洲地区排名第一的大学东亚图书馆，古籍善本之藏完全可以媲美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书，就是因为属于珍本、罕见本而被图书馆珍藏起来，在大陆，就是学者要借阅善本以作研究之用，也是不易之事，而一般读者更鲜有机会一睹真貌。我在上海的时候，顾师多次要求我注意藏、用关系：善本书也是书，不仅要保存好，而且要利用它，凡是研究者，我们都应提供方便。多年来，我牢记这句话。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少研究人员对于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的情况浑然不知，往往为了一本书而来回奔波，方知有无。那时我总是希望如果能有人将馆藏的每一种善本都写成书志的形式，以供读者知悉，提供一些咨询，那就该多好。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有关目录学和版本学的专书出了一些，这种使读者或学生了解雕版印刷以及版本的各项知识，都是必要的。但是，用书志的形式写成专书的著作似乎太少。三十多年来，我所经眼的各种善本书约在二万种以上，有鉴于此，我很希望有系统地做一些对读者有益的工作，其中一项即是撰写上图善本书志。但是，我虽厕身研究馆员之列，却无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能在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在上图所藏的善本书中选取较有特点的、或它馆所未收藏者写了几十篇，后来又将集部别集类中的罕见本写了近百种，这实在是九牛一毛而已。

海外的中国古籍收藏，对于大陆的学者历来似谜一般，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有限的学者也可以到美国等地访问、参观，东亚图书馆所藏的善本书也逐步被人们所认识。1986至1987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高等宗教研究院图书馆作图书馆学的研究。期间，我先后访问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犹他州族谱图书馆等。我除了在那儿演讲、研究、工作外，还对美国收藏的中国汉籍，尤其是古籍善本有了新的了解。在近万种的善本书中就有上千种中国大陆未藏，以哈佛燕京为例，该馆藏明刻本中有 180 余种为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等图书馆善本书目没有著录。

《书城挹翠录》所收的书，除了上海图书馆等馆所藏外，其余多是美国的一些东亚图书馆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当然，海外和香港所藏在此书中的反映也只是沧海一粟。此外，这三百来篇书志的着眼点，不在宋元旧椠，因为宋元刻本历来就被人们重视，且多流传有绪，有著录可循，而稿本（尤其是未刻稿本）、抄本（或早于刻本、或未刻）的鉴定，较之刻本要难，其中不仅有名家的真伪之辨，而且还需了解有无充分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收藏价值，故我选录了稿本、抄本近百种，几乎占全书三分之一。其中美国的收藏不少为大陆学人所未知，如《炮录》、《赵烈文函牍稿》、《梯山汪氏家谱》、《南阜山人诗集类稿》、《蓬庐文钞》、《适园诗集》、《沅湘耆旧集续编》等等。这里，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宋元明刻本约 1,450 种，我已全部撰成书志，凡 100 万字。清初刻本约 2,000 种，现已完成 200 种。这些志稿出版有期，故不在其内。而该馆藏的稿本、抄本约千种，多年前，我曾写过十余种，今选择数种收入此书。总之，出版这本小书的本意仅是希望向读者提供一点信息而已。此书以《书城挹翠录》为书名，盖“书城”者，谓笔者工作之图书馆藏书之多，有“坐拥书城”之意。挹者，汲取也，翠者，宝石也，此指善本书中之难得者。

我在离开大陆之前，顾师送了一张小篆给我作为纪念，上面写的是“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语出孟子“离娄章句”。全文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顾师之意在于鼓励我多读书，多思考，多为读者做些有益的事情。在这本

小书结集之时，我非常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师友、同事。顾师廷龙先生为之题署书名，潘师景郑先生填词，王多闻先生为之作序，均使本书生色不少，在此一并道谢。

1995年7月  
于美国哈佛燕京

## 作者简介

沈津，1945年生。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曾师从顾廷龙先生研习流略之学，同时受教于潘景郑、瞿凤起先生的古籍目录。80年代获研究员职称，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至1987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研究图书馆学。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1992年至1995年，再度赴美国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供职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

作者，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积累丰厚，学主实践，尤重抄本，稿本考辨，先后撰有《尺苑》、《高攀龙诗文残稿》等数百篇考辨、数十万言，此外还潜心清代学者翁方纲和柳亚子等的研究，且有巨篇问世。